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
值班责编:刘小草 刘梦妮 雷琨 实习生:罗豆豆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~ 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 ~

守护“一号机密”:一场神秘而伟大的接力

本报记者孙丽萍、郭敬丹

20世纪30年代,上海黄浦江畔夜色深沉,静谧苍茫……执行接头任务的中共地下党员韩慧英猝然被捕;与此同时,在石库门楼房中等待她平安归来的陈为人“度秒如年”,独自面对年幼的孩子和十几箱“极度危险”的中共核心机密文件。

转移!转移!转移!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,他们步步惊心,要用信仰和胆识将所有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——沪剧《一号机密》以惊心动魄的节奏,“再现”了一场围绕中共“一号机密”展开的地下斗争。

“一号机密”,即中央文库。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,几乎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上海前的所有重要文件,存储着党的早期记忆。

为了这座中央文库,在“远东第一大城市”,十几位中共党员隐姓埋名,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孤独,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,前仆后继,甚至牺牲,在国民党、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腾挪隐藏,让近20箱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档案文件“毫发无伤”,最终在革命胜利之时“完库归党”。

这,是一场近20年的伟大“接力”!险象横生的极致黑暗中,他们一诺千金守护“一号机密”,用生命写下绝对忠诚。

守护中央文库——一群“无名者”的使命

张唯一、陈为人、韩慧英、韩慧如、徐强、李云、吴成方、周天宝、刘钊、缪谷稔、郑文道、陈来生……有谁曾听说过他们的名字?

他们如此迥异,唯一的相同之处——在党将保护中央文库的任务交托他们时,都慨然允诺,誓以生命守卫。

这些守护“一号机密”的无名者,是一群以什么“特殊材料”锻造的人?

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史学界专家,试图从他们的讲述中,“复原”那场神秘而伟大的接力。

2021年6月10日,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上,一处新式石库门建筑历时3年修缮,焕然一新对外开放,名为: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。

“江宁路673弄10号,这里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最早的中央档案馆所在地。1927年到1931年间,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主要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阅办文件、开会,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也是在这里进行的。”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晓静告诉记者。

1926年7月后,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中央文库就设立在这里。从创设伊始,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档案库。1927年4月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,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,为保证安全,中央明确规定:文件和机关必须分离,地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上海的中央文库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凸显。

1931年,受周恩来委托,瞿秋白起草了《文件处置办法》,对当时应当收集和保管的文件资料范围、内容和如何分类编目的原则、方法都有明确、周详的规定。这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、文件的条例。

在那个办法的最后,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:

“如可能,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,一份存阅(备调阅,即归还),一份入库,备交将来(我们天下)之党史委员会。”

在“将来”两字旁边,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。无数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蕴藏在两个力透纸背的字中。

中央文库建立后,周恩来高度重视,他直接指定张唯一为第一任保管人。

张唯一,何许人也?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,对外身份是木器行老板,江湖人称“张老太爷”。

“其实张唯一生于1892年,当时只有30多岁,跟‘老’是不沾边的。但他非常沉稳,总是从容不迫、思想稳健、临危不惧,所以大家给他起的‘雅号’就成了‘张老太爷’。”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鼎说。正是这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勇毅,使得张唯一成为守护中央文库第一人。

曾加入国民党左派的张唯一目睹了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行径,在1927年“八七会议”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张唯一的夫人阿犁曾在《忆张唯一同志》中写道:“这时,革命形势正处低潮,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,他们却毅然无畏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这种决心确是非常可贵的。”

在文书科,沉稳的“张老太爷”将这种决心



上图:接管中央文库的陈来生。
左图:这是曾保藏中央文库的上海成都北路974号阁楼旧址。



下图:曾经保管过中央文库的韩慧如。

新华社资料片



“物理隔绝”中的文库保管人,隐藏在白色恐怖的黑暗之中,心细如发又异常机警。他们承受“孤独”,严守纪律,却始终乐观,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。陈为人白天挨饿、晚上整理文件、四处奔走找党组织关系……只是,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韩慧如将她对陈为人的敬仰化为了对党的信仰:“在他的革命精神感染下,我以后也加入了党,决心像他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”

在那之后,陈来生又曾几次转移文库,守护文件安全。

党中央也始终没有忘记上海的这批中央文件,1943年,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,陈来生根据中央要求,选取了部分六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等文件,复制后通过华中抗日根据地,送往延安;1946年,陪同周恩来一起到南京、上海参加国共谈判的刘少文,曾利用特殊身份,把中央文库转移到延安,首批5000份文件,由刘少文经南京、西安再转运至延安,因国共谈判破裂,余下的文件继续静静保存在上海。

经历近20年的漫长接力,历史的时钟终于拨到了1949年。中国革命迎来了伟大的胜利时刻!18年前瞿秋白在《文件处置办法》中圈点过的两个字,在这一年变成了现实。这两个闪闪发光的字就是——“将来”。

将来!将来!即使在最黑暗、最孤独的时刻,这两个字也熊熊燃烧在张唯一、陈为人、李云、周天宝、刘钊、缪谷稔、郑文道、陈来生他们的胸膛里,化为守护“一号机密”的信念与勇气。

1949年5月27日,红旗漫卷、上海解放!

4个月后,陈来生将其保管的约15000份文件交给中共上海市委。这批由中共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的文件,历经风风雨雨,上海市委组织部出具证明:“未受到霉烂、虫蛀、鼠咬等半点的损伤。”

这没有半点损伤,是十多位共产党人,用信仰和生命谱写的接力赛。

至此,“一号机密”完库归党。

9月18日,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:“大批党的历史文件,十分宝贵,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,负责清理登记、装箱,并派专人护送,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,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,请你处先予奖励。”

在这份电报上,仍能看到“有功的人员”处原写作“有功的同志”。这处修改,由毛泽东亲笔做出,意思明确: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、朋友、家属,都应该表彰和奖励。

1950年2月,全部文件运往北京,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。如今,它们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。

它们是——党中央各种(届)会议记录、决议案,党中央给各地(级)的指示及各地给党中央的报告,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,党中央给各地(级)在党务、组织、工运、农运、兵运、妇运等各方面的文件和档案,党报、党刊、苏兆征、彭湃、罗亦农、恽代英、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遗墨、遗嘱和遗像等物……这是极其珍贵的史料,是一部中共党史、一部队伍壮大史、一部领袖人物史。

2021年,沪剧《一号机密》登上舞台,剧中的唱词这样写道:“险夷不变应胆壮,道义争担不息肩。人在文库在,守尽风雨唱凯旋。”

道义争担不息肩、守尽风雨唱凯旋!让我们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——他们在至暗的夜里披荆斩棘、降妖伏魔;他们历经孤独与困苦,用生命为中国点亮一盏叫作“将来”的明灯。

(鸣谢:中共上海市委党校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)